

一部多重时空叙事的成长小说《帆》，是作家殷健灵对自身创造力边界的又一次试探——

乘帆，看见不一样的儿童文学风景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

对话殷健灵

在新西兰华人中间孕育的成长小说

帆的使命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去乘风破浪，在世界和人生的汪洋中寻找属于自己航行的方向

殷健灵说过，儿童文学写作者都拥有一种能力：虽是成年人，但面对复杂世界，依然在心中保持欢喜。这是一种面对生活的能力，也是面对生活的态度。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凝聚到笔端，让孩子们体会其中真味。

新作、成长小说《帆》，女主人公春令和喜莲跨越大洋、代际延伸超过百年的漂泊成长故事，是殷健灵想要让孩子们有所体会的复杂人生，也成就了她在创作中的又一次全新挑战：跳出少儿文学惯常的书写空间，新西兰、中国，一百多年的多重时空叙事，通过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将两条故事主线串起。成长的土壤或许荒凉贫瘠，但心灵的土壤，那追寻家国之根、自我之根的坚韧情感却时刻照亮书中人物漂泊的路途，100多年从未改变。

小说“双拱桥式”的独特结构布局，诗意、纯粹而坦诚的笔触，带给少年读者的不简单的阅读挑战，无不彰显了不一样的儿童文学风景。而在文本、题材上的不断创新求变，也是殷健灵写作的一贯特征。曹文轩说：回头看她的作品，可以得到一个印象，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，但是林子里的每一棵树都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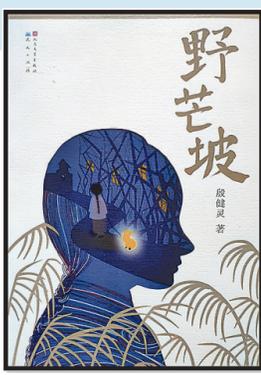
世纪之交，她探析女孩心灵世界的《纸人》，被看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孩成长小说，时至今日，还有读者认为，在1999年书写这样的题材太过大胆。而《帆》被视作一种回归，依旧是对女孩心灵世界纵深处的挖掘探索，却赋予了更加宏大深邃的主题。

她也写过讲述19世纪中国的历史题材长篇《野芒坡》，一个杂草一样长大的孩子在一座洋人创办的孤儿院——野芒坡的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帆》中，野芒坡再度现身，还有一段有关那里的精美雕刻的生动描摹，两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再度交集，这“游戏”式的安排，是殷健灵给孩子们的特殊彩蛋，她说：作者可以通过“上帝之手”编排人物命运，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命运走向，这是文学创作带来的乐趣。而她也把这种乐趣传递给了她的少年读者们。

日前的线上采访中，殷健灵说，作品真正的生命是在读者那里获得的。她希望《帆》能成为读者生命里的一叶小小的帆，吹鼓勇气，穿越人生的浪涛。



《帆》中的插图



殷健灵的另一部成长小说《野芒坡》在《帆》中也能寻到踪迹。

青报读书：书写新西兰几代华人的成长故事，写作的缘起果真如序章中所言，是赴新西兰的一次写作计划吗？据写作者前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，最初是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特别触动您动笔，确定了这一题材的创作？

殷健灵：2017年秋天，我曾经在新西兰奥克兰的迈克·金写作中心有过一段短暂的生活经历，在那里主要是为了完成一部在国内早已准备好的非虚构作品，同时也接触到了新西兰的华人群体。

有必要说说那部非虚构作品《访问童年》，这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之根的作品，去新西兰之前，我在国内访问了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的童年，受访者借由通往童年之路，也走向通向内心和自我之路。我从国内带去了写作素材，在奥克兰只花了一个月时间便把书稿完成了。书稿完成后的日子，我都用来旅行。新西兰确实是一片天人合一的土地，在城市里很少有高楼大厦，现代化在这里没有无限度泛滥，人的物质欲望处在恰好处的节制的状态，动物和人和谐共生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心境会平静，思想也会变得纯粹，会更多地思考一些人生的基本问题。我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和契合。

从那里回来后，一直想写点什么，但始终没有动笔，因为火候不到，直到2022年春天。我想，《帆》的主题本质上是《访问童年》的延续，只是做了更加丰富的拓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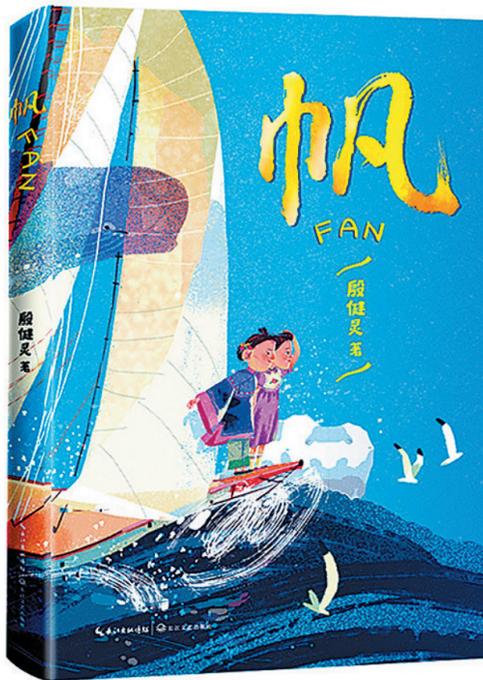
青报读书：这次写作为什么没有继续选择非虚构？如何在小说中处理虚构与非虚构情节之间的关系？又如何能够准确把握百年间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她们的所思所想？

殷健灵：相比非虚构，虚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，当然，历史题材的虚构作品必须基于历史的真实，不能有任何漏洞和瑕疵。比如小说里提到的文特诺号沉船事件、上海三十年代的霍乱爆发等，在历史上都有据可查。

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地体会不同人物的内心和外境，这是写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。这一切取决于写作者的阅历和生命体验，也基于他平日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。人性是永恒的，就人来说，一百年前和当下并没有区别。

青报读书：对于少年读者而言，《帆》所传达的内容是复杂而多元的。您最期望孩子们从中收获什么，又或者是担心他们没有读懂？

殷健灵：小说涉及到了移民问题，包括移民中文化的碰撞、文化的交融、多元文化最后的生存状态等，也涉及到个人的自我之根寻找，与自我的和解，当然还探讨了爱



《帆》殷健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的方式，自我的认知，个性的束缚和解放，等等。

我最大的期许，正如书名《帆》所传递的信息：白帆，随船起伏于波涛，承受风的吹鼓。无论波涛还是风，都可以指向时代、社会、文化及个体人生的历程。帆的使命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去乘风破浪，在世界和人生的汪洋中寻找属于自己航行的方向以及皈依的港湾。

最近，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刚刚组织了一批10至14岁的读者共读《帆》，让我欣慰的是，孩子们并没有遇到我们起先担心的“阅读障碍”，相反，他们对小说作出了超越成人想象的有深度的解读。有时候，成年人对儿童和少年读者预设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局限。

试探自身创造力边界的儿童文学作家

尽量和“潮流”保持距离，写自己最想写的，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写的东西

青报读书：从《纸人》到《野芒坡》《云顶》，再到《帆》，您的创作题材、写作方式始终在变，是单纯不想重复自己的自我挑战，还是预先设定的写作成长计划？

殷健灵：本质上是不想重复自己，也在试探自身创造力的边界。其实对于自身的可能性，我们也不一定完全了解，正如我们往往花上一生时间寻找自我，“我是谁”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。只要这种试探的欲望

不停止，说明创造力和想象力尚未枯竭。我的写作很随性，没有按部就班的计划。

青报读书：有评论说，您的写作正日趋“国际化”。您认为，除了小说所反映的华人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议题外，文学写作的“国际化”还应当具有哪些特质？

殷健灵：写作三十余年，我从未有意考虑过“国际化”的问题，考虑更多的是儿童性和艺术性，也不知疲倦地探索着成长中的心灵和人生的奥义，试图揭示幽微的成长奥秘和人生发现。

要说“国际化”，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背景，本质上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，关注儿童和人的本身，正像之前谈到的，人性永恒。爱、良善、勇气、道义、对自我的追寻……是很多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共同要素，它们和跨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青报读书：30余年的儿童文学写作，在您看来，儿童文学关注的内容，书写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它们是否也影响到您的创作方向？

殷健灵：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“文学性的回归”，以及新世纪初的市场化，和之后的“黄金十年”，儿童文学创作迎来了春天。尤其近十年，儿童文学创作较之过去，题材更丰富，风格也更多元。这是可喜的。但在这种“丰富”和“多元”里也呈现了某种“潮流”。潮流从宏观的层面来说，对推动艺术繁荣是有益处的，在潮流中，必然会有个性和差别性的涌现，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。

但同时，艺术创作首先需要独创性，盲从潮流恐怕是危险的，所以，在潮流中，在

尊重儿童、追求艺术的前提下，突破潮流、凸显个性，并且坚持文学精神变得尤为重要。近年的阅读生态并不是很乐观，一部分读者对儿童文学作品道德教科书式的挑剔和解读，偏离了文学本原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对创作生态的伤害。

如果说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的话，便是尽量和“潮流”保持距离，写自己最想写的，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写的东西。

像 E.B. 怀特一样真的喜欢这个世界

写出冷漠中的温暖，狼恶中的柔软，毁灭中的希望，那么读着我们的作品长大的孩子，才有可能“身处淤泥心有莲花，沦为地狱向往天堂”

青报读书：作家米切尔恩德说，他反对“儿童文学”这种特别文学形式的设定，因为不存在孩子完全不能理解的主题，关键看作家怎么写。您认同他的观点吗？《帆》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否可以剔除儿童文学的标签？

殷健灵：1999年，早在写作成长小说《纸人》时期，米切尔恩德这一观点便是支撑我下笔的动力，这一认知在我此后的儿童文学创作观里从未改变，并且鼓励着我在写作的题材和叙述方式上不断做着尝试和探索。

青报读书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您心目中优秀儿童文学的标准有没有发生变化？目前来看，有没有符合您标准的，也是您作为目标的优秀儿童文学样本？

殷健灵：对优秀儿童文学标准的认识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——

一般人认为儿童文学仅仅是提供给小读者新奇和乐趣的，但儿童文学绝不止“新奇和乐趣”，更重要的，不同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（低幼文学、儿童文学、少年文学、成长文学等）叙述方式和审美准则各有尺度和技巧，作家将一生的生命体凝练成笔端，又顺着童心童趣汨汨流淌，不仅让不同年龄读者沉浸其中，更从中体味作者所要传达的人生真味——这大概也是每一个儿童文学写作者需要追求一生的吧。若能写出冷漠中的温暖，狼恶中的柔软，毁灭中的希望，那么读着我们的作品长大的孩子，才有可能“身处淤泥心有莲花，沦为地狱向往天堂”。而由他们所支撑起的未来世界，才可能拥有清明的精神之光的照耀。

我欣赏美国作家凯特·迪卡米洛的作品，她的《爱德华的奇妙之旅》《浪漫鼠德佩罗》《高飞》等，值得一读，她笔下的故事拥有非凡之处：参透人生，却下笔轻松；微言大义，从不说教示人；想象狂放，却又收缩自如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在故事中所渗透的对这个世界的“喜欢”——她引用E.B.怀特的表述：“所有我想要在书里表达的，甚至，所有我这辈子所想要表达的，就是：我真的喜欢我这个世界。”——这一切，甚合我心，我视她为遥远世界另一端未曾谋面的知音。

青报书单

与鲍尔吉·原野的童年在草原相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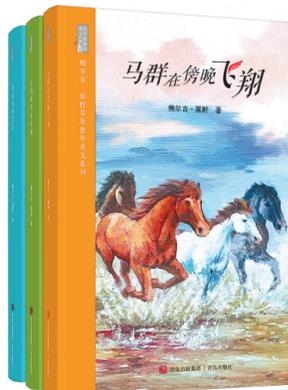
在鲍尔吉·原野的作品中，草原是一个无尽丰富的命题，那里“有蒙古族人的笑脸，有像彩色的绸子翻卷飘舞的蒙古民歌，当然还有静静的羊群和奔驰的马群。牧区的人，早上醒来喜欢看天空。蓝蓝的天空上堆砌着丝绵的云朵。假如你牵着马去河边，会看到远处的河水像天空一样蓝。水面几乎不流动，河不想弄碎倒影在河面上的蔚蓝。”他说，这样的草原，用笔是写不出来的，最好的方法是用歌把它唱出来。

于是，在青岛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鲍尔吉·原野草原童年美文系列的三种图书中，我们看到作家如歌的诗意描摹。《马群在傍晚飞翔》里，我们跟随他走到草原深处，走近马。草原的豪迈、深情、细腻都能在马上找到佐证。“马群和天边的云彩一起竞赛，跟河流一起竞赛。如果站在山坡上看，马群像一条河流，云彩像一群马，他们都像曲曲弯弯的、蓝色的哈达。”马承载着自由的精神和故乡的记忆；《云的故乡在草原》里，草原是作家心之向往的故乡，是不可言状的净土。她模糊而神秘；立于变幻的云彩笼罩下的草原，我们会因她的一望无际而局促不安；她具象而亲切，牧民沉默的朴实，女孩纯真的欢笑，牛羊自由的徜徉，仿佛

都在期待远方的客人；《河对岸的星辰》则展现了作家的童年世界，“蜜蜂、向日葵、蚂蚁、麻雀、土块和青草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。在那样的世界里，有幻想，有令人激动的发现，还有远方……在与草原、与大自然亲密纯真的互动中，鲍尔吉·原野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生命的原初的故乡。

这会是一本适宜诵读的书，就如同草原上的歌唱，鲍尔吉·原野富有音乐韵律的优美纯真语言，成为孩子最好的礼物，也收获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许：他的作品帮助我们建立起语言与社会、语言与自然的关系，当我们说各种流行语、被网络语言所迷惑时，他告诉我们好的语言是什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借助语言，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。他让我们通过语言获得美好和谐的生活。

这是一部能够嗅得到草原气息、看得见童年风物的感性诗篇，或许正是年过六旬的鲍尔吉·原野致力达成的一件事：无须过多的观念理论加持，只是单纯的打开感官世界，跟随他在蒙古语和汉语灵动跳跃的想象力创造中进入童年。他说，“如果拿着这部书去草原，边读边听民歌，你会觉得走进了草原的心里。”而我们也将与他的童年在草原相遇。李魏



鲍尔吉·原野草原童年美文系列图书 青岛出版社 2023.04

听钱理群与金波谈“育儿”

钱理群和金波，一位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师级学者，另一位是一生为孩子写作的童心巨匠。在《我与童年的对话》这本书中，两位老前辈的对话，基于丰富的阅读创作和生活经历，进行了一次有关“育儿”的哲学式反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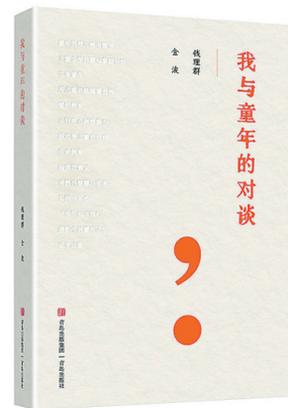
书中有关“儿童文学启蒙”的话题令人印象深刻。研究周作人的钱理群引用这位文学先师的话：“人的一生也分春夏秋冬，春天做春天的事，夏天做夏天的事，秋天做秋天的事，冬天做冬天的事，是绝不能混淆颠倒的。如果不分春夏秋冬，整个人生以至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混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面对孩子生命感知与探索的减弱，人生颠倒的危险，两位老先生不约而同地提出，应当传承诗教传统，从“亲子共读”开始推动家庭教育。金波认为：亲子共读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，更是生活经验的积累；钱理群则表示：有的家长自己也淡忘了童年，通过阅读，也在回归自己的童年，正所谓与孩子“共享童年”。

谈到当下纸质阅读的意义时，钱理群说，网络阅读，虽然提供了更多

新的可能性，但有一个根本问题：它不是个性化的阅读，某种程度上是制造一种群体的幻觉，会压抑个人更具创造性的想象力，最后导致不同读者只有一个共同的想象。它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一是使人的视野狭窄化，对丰富的现实世界失去感受力；就是失去个性化认知，千篇一律，失去创造性。而表现现实和引导个性化认知恰恰是纸质阅读的优势。

书中还特设了一章“诗教的智慧与思考”，两位老先生都主张诗教的传统。在金波看来，诗是情感的营养品，它能从情感上打动读者，使他在感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化。他提出要鼓励孩子自己写诗，教会他们把写诗看成是很自然的事情，“说得感情充沛，想象大胆，念着好听，这是最自然的诗。”钱理群认为，在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，都有不同的诗歌阅读，我们的口号是“让诗歌伴随你一生”。

老先生有关文学、生命、审美、情感以及自然的真知灼见，在看似轻松的漫谈中显现，也成为家长和老教师引导孩子健康成长、快乐阅读的一本指导书。李魏



《我与童年的对话》金波 钱理群 著 青岛出版社 2023.02